孤樹裒談

狐樹裒談引用書目

懷麓堂稿

西湖塵談録

蓉塘詩話

篁墩文集

龍飛集

燕對録

近代名臣録

理學名臣録

孤樹裒談書目終

太祖上之上

洪武紀元

我

太祖高皇帝微時嘗託身濠之皇覺寺旋丁兵亂寺僧散去

上祝伽藍神以竹筊卜吉凶曰若容我出境避難則呂陽報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筊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其欲我從戎而後昌乎則請如前暨之再擲如前

上驚悔以為難後祝而擲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歸滁陽時至正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筊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筊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則為天子乎一

擲而得宋人記之謂天命素定如此宴元憲爲留守題庙中詩有唐〻大横兆罄亥如有聞之句盖謂其事與我太祖事亦何其相類也　餘冬

高皇龍潛時过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歡酒酣跽上備陳天表之異它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宜謹事之後以女入侍從渡江協○孝慈以肇家邦孝慈崩嘗攝六宫事号皇寧妃追封山甫營国公　野記

癸卯八月

高皇援南昌兵駐鄱陽彭蠡湖陳友諒以巨艦連鎖爲陳旌旗楼櫓如山我師舟小怯于仰攻上不悦扰旗四揮麾右師小卻○上遽命斬長帥八十余人猶不止郭威襄公英請以火攻○上命開平遇春與郭宣武子

興師衆以輕舸載火縱焚敵船悉燒溺友諒敗走鞋山旬餘復來戰開平迩用前法燒之友諒蹙迫啟窗顧視宣武遽射之矢貫其顱及睛而死　野記

、元世祖起自沙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辮髮椎髻深簷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国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

太祖心久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束髮于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白帶巾雜色盤領衣不用黃玄樂　工冠此青布頂巾係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紬絹其樂妓則帶明角皂　褶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

斷自
聖心于是百有余年胡服悉改中国之舊矣　餘冬
孝慈高皇后以懿聖之德上佐　真主成萬世之業化及海
隅比隆任姒蓋　聖母之自宿州徐王　上知我王萬生聖
女而無他子乃屬有司以王之祀武氏主之武之先有諱京者於
高皇后有服尊之親　龍興初教從征伐授武毅將軍至其孫
晟遂分徐州衛指揮事其命諸武之彥曰忠為奉祠曰聚為
祀丞隷官太常寺徐王之祀則洪武已巳也我
太宗文皇帝嘗以巡狩北京過爲復求武氏之後而得名貴以
祠聚歷定暨閱至勝脊以詿誤廢戚事者三年今歲復請闕自陳
皇上惻然憫其先勞特許復官故與勝胥善者有請于予而予
獲聞其詳如此惟古帝王之有天下推恩之漸必由親及疎
况　聖后之先有開祥毓秀之功而不及享一日之養于生

前若乎朕我
高皇帝膺天御遠首厚人倫而推恩徐王又推而及于武氏與
古帝王同一道也夫祀官秩比中士而恩禮殊其賦入有田
輸作有本繇有養新有林雖以崇祀之需而祠官實綜之蓋
上公之尊外戚之貴未有能過之者
楊廉夫正統辨誠萬世公論解學士縉所作元鄉貢進士周
君蒙襄其言曰宋承中華之統三百餘年致治幾于三代不
幸遼金二虜擘牙其間至元氏遂以夷狄入而代之誠有天
地以來非常之變然一統者亦幾百年有不得而廢之者於
是正統之論益紛紛矣夫遼與本朝不相涉又其事首已具
五代史雖不論可也而當論者宋與金而已然本朝與金在
先而事体輕與宋在後而事体重宋之為宋比之漢唐而有
光遼金之為遼金比之元魏而猶歉或曰金人嘗甘心于徽

欽靖康統絕則金嘗續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犬戎矣
平王　東遷宗國黍離矣孔子作春秋乃明尊周之義周之
統未嘗繫幽王而絕也晉懷愍亦罹青衣之辱元帝南渡神
州陸沈矣朱子述綱目亦申帝晉之義晉之統未嘗繫懷愍
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以存天下之大防耳在元有鉅儒
矣文正公亦曰元氏宅土中神皇主天下書傳三千年未有
如此者夷夏之辨豈不甚明矣乎我
太祖皇帝諭孔氏之詔曰吾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
大哉王言矣後來吳思庵訥岳武穆褒忠錄序亦皆是說之
興衛羽翼世必有是其說而與數書並傳者矣
周顛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于南昌比長[illegible]揹謫詭人
莫能識常遊官府白愿有言問何言曰告太平
上旂出顛必前遮拜時有承言必以告太平為首詞　上厭之

命沃以燒酒觀其如何顛飲盡終不醉擬遂除之顛曰公
寧能死我乎水火金挺直亡耳乃命覆以巨缸積薪煅之火
熄啓缸兀坐晏然乃令出既復煅之顛猶故也復益加薪又
熱之乃遣啓煙凝缸底顛參瞑微撼其首即醒然起乃令居蔣
山寺樵益狂肆日撓競諸髡良不堪月餘僧白
上言其與寺僧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便命駕辭視之[illegible]近謁
上飯于翠微命盛饌召之待食既而○上令僧且餓之諭之以
為清齋僧因閟顛空室水米不入口遣問如故旬有三日
上又自往令諭之吾來為若開齋令諸將校先饋之衆爭進酒
饌顛一一食之甚憂既悉吐去伺
上命至待食安舒久之酒太憂亦似有酣態乃趨出先行伺
上還伏于道右○上至顛以手畫地為圈顧謂○上曰你打破
箇桶作箇桶已而王師狥九江○上問顛此行何如應聲曰

上曰彼已稱帝令敢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
搖手曰上面无他底○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
高峯趨前作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无風遣問顛
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无膽不行便无風乃令衆挽舟行不
三里風起既而迅颷猛作倏忽達小孤○上諭衆問顛言輒
來白至馬當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見行損人多○上聞之
怒令侍顛者投之江○久之衆舟皆來
上曰何不死之衆曰顛撕不能死○上乃更与同食上罷顛整
容飾衣若遠行狀始近○上前曲腰伸頸謂
上曰你殺之○上曰且未能殺始縱汝顛遂去莫知所之及
上彭蠡戰後循師江上命訪之廬山其地稱寂惟太平宮側一
民居恭中言頃忽有一人瘠而須來語曰好了我告太平來
了你爲民者用心耕田因此今不食半月乃深入匡廬今不知所在

上既定天下洪武癸亥八月有赤脚僧詣闕自言名覺顯于匡廬深巘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謁○大明天子當面啓殿庭儀禮司問其何說但云言國祚事比奏

上恐惑衆不令見赤脚守闕下四年乃辭去之將復往匡廬

上竟不見

御製詩三篇與之令行後三年○上因便使令問赤脚曾見向老人否對以不見又四年○上不豫外奏赤脚爲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送藥至

上初不令見既而引入赤脚進所持藥一曰溫良藥兩片溫良石一顆其方乃用金盤子盛之磨藥注金錢子一服當好

上服之至暮胸次撼掣其夕即安已而

聖體日康勝倍見精神炁爽乃曰服之三似聞菖蒲香而醆底凝丹砂紅彩迥異赤脚且云某所居去岩五里天池寺中有

徐道人者來見其言皆在竹林寺見詩可往視之因與偕往
見天眼坐寺中少頃一人被草衣入某扣天眼天眼曰此周
顛也即今○上所詢者因問詩何在顛曰已出石上視之果
有二首乃天眼與顛各為之詩語粗拙大略頌
上功德亦不審其所謂今不録其後竟不得其所終
上自製顛傳命詹希原書碑在天池寺中又有祭天眼周顛徐
道人赤脚僧文及有詠群仙并赤脚僧詩皆不及録或曰道
士初進藥○上未見俄而召之亡矣○上遣行人走江洲令
三司索之三司與行人偕往入匡廬至廬山觀且遍然無為
計前道士忽至語行人周在竹林寺與天眼道者校棋就道
之去果見顛在門与一道流奕行人致○朝命顛殊不顧良
久行人屡請之顛令入寺姑游觀行人入見殿堂廡甚弘麗
漫循廊行且觀廊左右列各有主者或冠袍或野服侍從甚

都姓憧供以珍貝充牣其者咸踞坐啓門治事適二十八室獨其一扃鑰甚嚴人焉亘愬拯擴地微有流血出而問顛上曰若既見之矣二十八室者經天之宿也虎爲人世主汝主方御宇故虛室疾故血然而行是矣

聖壽無疆行人曰固尔世將以何語復

皇命苟死驗吾罪且死顛乃賦詩一章畀之曰

上覽此當信也又邀天眼同賦行人持去回顧寺亡有也遂以二詩進

上覽之皆淺近語亦不知何所指意○上必知之俄而疾愈此與傳少異　野記

陳其不知何許人精識綜候元季見王氣在東南偏游閩廣江黃間久無所遇乃北涉淮泗入塗山之境得之矣遂止不行假五行命課求諸陶漁中大姓其令覘其家人數輩悉貴人命也後及一女陳曰公家之貴悉繫此女矣主人曰是乃

奴贅後問聘者奚以貴為我陳曰非若而所知今吾未娶誠
能歸之邪主人曰幸甚就館焉生四男一即滁陽王姓郭氏
也亡幾天下大亂王糾旅已衆
皇祖亦歸之王配以女○孝慈也王以兵授
皇祖往守其地時有王同起有甲乙兩軍王從甲軍欲甲將除
王因從虜漸迷王從兵已隔即執之
皇祖聞變馳援王得脫而○皇祖被執王速遣中山王達盾易
上歸之兩軍後連和中山亦全己而○上柔有滁陽之衆王
後伏劍死　同上
高皇龍潛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寘之一筌筲有陳四
者來共語又戲以卑○厲弱死而○上持魚逐舍啓筌筲已
失其近知陳竊矣往問之陳諱慝○上欲毆之陳笑入以还
上及○上即位一日問刘誠意吾享位幾何年刘曰

聖壽无彊然以數言當三十五又其間五歲假之
上忽思竊鳥事以其數符召陳至將發之
問若頗憶與吾周旋无陳對曰臣何敢忘因述潦事
上曰吾忘之為何地陳曰烏龍潭也○上曰吾鄉忽有此陳曰
臣嘗於此畀鳥能故云尔○上覓其对以為湜棋為頗謂称
肯因曰汝欲為官乎陳扣頭謝
上曰可為戶部江西郎中時錢谷山積此司陳居三四年竟以
畢誅迨後洪武之紀果符其數　野記
國初鉄冠道人精數學今人類称之而少知其姓名者春觀
唐文鳳作鮑尚綱行狀云○上登鍾山詞臣扈從於擁翠亭
給筆劄即景賦詩鮑與翰林朱升張以寧秦伯裕起居單友
中李某鉄冠道人俱應制亦但言其號耳後見宋景濂集有
張中傳者云中字景華撫之臨川人本進士不中遇異人授

以太極數李談禍福多驗為人狷介寡与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乃知今人有秘録其言者盖此人也　餘冬

韓林兒始由潁川逃之武安為穿窬漸肆劫殺有徒既繁乃倡乱称小明王刘護軍始就之謂竪子不足去適

皇祖乜初亦与其事謂刘應便除之乎基云不足為同他偽僭時彼應已先下矣因請建號大明

太祖從之韓果先殄　野記

金碧峯者滕國一和尚也寓宣州

皇祖过江元氏故臣迎謂曰將軍恃覇我則當有財賄納賂

太祖叱曰我應天順人行王道汝敢覇視我邪故臣曰若薦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峯必有所授

太祖抵宣州見州治西一草房處一老僧

太祖仗劍叱問其名僧亦叱

太祖即揮劍而向其僧引頸就之

太祖笑曰可　見殺人將軍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耶語遂

投乃曰若公欲行王道我有所指

太祖然后惟誠溫問乃云建康有地可王此處非帝王之居遂定鼎金陵云遂建寺延碧峯主之　客座新聞

唐世祖嘗塑老君像居祖廟之中此甚無謂彼老君至人以天地万物為芻狗豈以唐為輕重哉況唐有天下以万乘之尊奠之於京何必借重于老君其事可鄙而當時莫有非議之者何怪乎今之崛起微賤者冒裘于富貴之族哉惟我

太祖高皇帝始与儒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文公見徽州有姓朱者為典史問其果文公后乎其人对曰非也於是○宸衷頓悟彼一典史尚不祖朱子而我國家又可祖乎竟却申議此

高皇帝之識量神聖遠軼前古豈唐主所可企哉　續纂錄

吾邑元朝楊季任洪武間由太李生擢僉浙憲嘗見婺州角書生自社李散歸其中一生手拋書包爲戲季任召至前出對云童子十六七人无如尔狡其生即对云太守二千石莫若公且請賞季任曰有乃李言莫若公廉季任後詰之曰无賞又何如对曰莫若公貪季任加賞大奇之盖生名　升後嘗亦至江西僉憲分按游邑肯蕭揚僉憲之家頗致照○彿之意同上

金華有元遺官陞給事者

太祖高皇帝兵駐金華首訪文學之士鄉里以給事應命

旨下令作文对不能○命作詩請題就指案印寺布袋佛為之即賦云削禿削禿撓得我天反地覆布袋盛的是金陵錫杖挑的是粟谷噫我道你是甚麽元來是活添頭明遂授翰之客座新聞

令之戒石四句錄旧傳乃宋·太宗書以賜諸郡縣者其辭則摘蜀王孟昶之文也自是天下始有戒石亭老歐陽集古錄

欲唐明皇撰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
縣者皆以新戒刻石又知戒石不自宋始蓋唐已有之特不
見其詞耳　餘冬

宋李士景濂以王佐才受聘草昧閒輔成
帝業制礼樂定律曆敷文德配武功
太祖眷礼隆焉其孫祚得罪當死以李士故未赴市李士不敢
請既而連坐李士○高后遣奏
上乞念宋先生教太子諸王之功請宥其死○上未允
皇太子懇請亦未蒙恩命○太子窘遽投金水河左右救止甦
上乃釋公竄之松潘宋公被謫居茂州卒於夔葬蓮花山下成
化末蜀府承奉宋昌葬母鑿地石為椁坑隙悲擬邸園之制
大築享堂有司將以上聞昌懼請毀去而曰盍以葬宋先生
乎昌欣然遵命因利削僭飾啓李士之藏李士骸肉消尽骨

衎完整浴加袞衣而瘞焉享室即以為祠堂昌以同姓且敬祀守護焉　野記

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檣以免今樹此檣出一舟而祭之遂為常制江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修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余役或去即當時操舟兵之後也　野記

刘誠意伯初仕元方谷珍兵起刘疏請勿受其朝當全兵伐之谷珍納賄元主及權幸○朝命貰其罪旧階籍名号儀物就令有之且謫刘居紹與海濱谷珍將甘心焉刘遷欲自尽其僕勸止之元何遂帰

皇祖○闢開国功臣廟正殿初有刘誠意伯

文皇去之未審果否今七人徐常李鄧及湯沐也○功臣庙祀饅頭撤之散給衛士以激厲也郤除一日猴　野記

汪廣洋先為中書左丞為揚憲啖御史劉炳劾貶海南憲誅召拜右丞封忠勤伯徐後謫復相寵遇殊渥又以知胡惟庸之逆而不言又引進夷使不時繼又為徐節言之遂仍謫海南甫出国門又賜勑切責廣洋惧遂自經　野記

劉誠意屢曰○上汪廣洋不堪相胡惟庸必乱政

上未見從劉屢乞帰久而得請且有密旨令察其鄉有利病於民社者潜入奏括有淡洋斤而不鹵豪酋数輩即為之塲竈私煮海販利聚為大盜益肆刼掠劉疏其事請建巡檢司其地而籍其酋為醝丁令子尚宝璉上之○上納其奏遣璉帰將見施行惟庸輩聞之怒謂中外章牘悉由中書劉雖勳旧官已休閒不應私有陳請且安得不入政府而徑徹

寢覽言于○上請究其事且請以璉付法司

上曰朕已遣之矣海酋知之相結為計通于惟庸走闕下言劉

其善相地以此七郡山面海有王氣構舊欲空民居假以立
公署而規擬為巳有則將居之以當其符且其地本不可遷
上下之有司惟庸等請加以重辟
上不報久之為手書諭劉歷言古之君子保身之福作辟之禍
及君臣相待之義詞甚詳末言念卿功姑奪其祿而存其爵
先是劉雖閒居优給祿劉得書即詣闕謝○恩詔遂居京師
不敢歸久始求賜還
上以洞什前羌浅之後手書慰之語李尊恪方以周公歸未戒
而至御史中丞徐節言其以過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召問廣洋之對如之
上怒以為欺罔貶之則誠意之死殊未得其實也　野記
吳元年丁未
皇明兵破姑蘇太傅徐魏公縛張士誠送京師遣豫章侯胡公

師帥圍无錫吳將莫天祐號老虎猶欲聚眾嬰固守太付遣
命使者諭降天祐俱殺之太付怒傳令胡公曰即不下可屠
其城軍知事急率二三父老往見天祐揚言曰吾民不見天
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誰為况未必能守耶
天兵如雷如霆將之者死不旋踵一城生聚死定在今夕願
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于地曰誠如君言乃縋南城而
下謁胡公胡公問所以來之故軍進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
外声教不幸居制扼之中咫尺雖近奚翅千里之遠耳目塗
塞若罔聞知胡公恭揚○天威頻兵城下勢若太山壓卵孰
敢不懼今不避萬死特為生民請命賴明公加察焉胡公覩
軍氣貌非常言辭復慷慨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
遂命还軍叩城門呼曰承開吾事濟矣閽吏啓關而入天祐
出降所活數十万

高皇帝平偽周先有諭諭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總兵官
准中書省咨敬奉令旨予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
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
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為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
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讎有司差貧而
優富廟堂不以為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万民湮塞
黃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聲聞于天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
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困苦聚為
燒香之黨根據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蕩城
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死端万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粮大势
而討之略无功效愈見猖獗然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
志之士傍觀熟慮乘势而起或假元氏為名或托香軍為號
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

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难与
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灵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
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称号據土上游爰與問罪之師彭
蠡交兵元悪授首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既待以不死又封以
列爵将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荊襄湖廣尽入版
图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順修惟兹姑蘇張士誠為民則私販
塩貨行刼于江湖兵興則首聚兇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
又恐海隅一區难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參政趙璉囚
其待制孫撝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江兵不滿万数地不足
千里僭号改元三也初寇我边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
揚兵直擣其近郊首尾畏縮又詐降于元四也陽受元朝之
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五也占據江浙
錢粮十年不貢六也知元運已墜公然害其丞相失帖木兒

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边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于蚩尤葛伯崇侯雖黄帝湯文与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左相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処城池已行戒飭軍将征討所加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条章凡有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来歸咸宥其罪其尓張氏臣寮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弃刃投降名爵賞賜予所不吝凡尓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旧有田産房舍仍前為主依額納粮以供軍儲余有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迁徙宗族于五溪両廣永离鄉土以禦边戎予之言信如皦日咨尓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欽遵外咨請施行准此合行備出榜文曉諭敬依

今亨事意施行所有榜文須議出給者龍鳳十二年五月廿一日

日本川判官許仕傑賫到　野記

呂珍為張仕誠守紹興

皇祖發攻之將克珍有材畧善戰嘗以牛革囊兵貫消以禦我師每戰士及城中人為歌謠以詬胡公大海王晃元章不肯附珍詬我軍獻策攻之然亦將克既而竟不能支降深自効○初珍作保越錄自詡守城之功旣降乃泯之今越人有其書　同上

皇祖一統後每高秋嚴冬○命諸王師兵巡邊遠涉不毛校獵而還謂之肅清沙漠歲為常　同上

張九四之敗由其偽司徒李伯升倒戈今吳人猶呼賣友者為李司徒

皇祖始見伯升命謗以酒花綵迎賞於京城三日都取對航與

太祖平吳後慮猶有余孽城守難其人與○孝慈議因言指
魏觀可守已致仕及同起事有蔡本忠勇可武衛今在散地
后勸留用之○上即命召二臣既至引入後宮便殿賜坐二臣
扣頭謝且請○上齎旨所在
上曰朕新得蘇州恐餘孽包毒朝夕在心今思其人惟卿觀公
忠疆幹可為朕一守頭表言尔我好弟兄託得尔过尔指揮
其皆好辭二臣又拜頒○宸吉将辭出
上曰且住○皇后要見尔少頃○后出宮人携酒果以送
上手斟以賜二臣受飲拜謝而出　同上
魏守欲復府治旋濬城中河御史張度劾公有興滅王之基
開敗國之河之語蓋以舊治先為僞周所處而卧龍街西[illegible]
而則即所謂錦帆涇故也
上怒置公極典高大使啓以作新府上梁文与王彝皆伏[illegible]

雖髙祓截爲八段云　同上

高皇帝以胡元竊擾中夏起兵江淮後還舊物而即位之初大臣祀典淫昏之祠報罷黜之所存惟公越及梁將忠壯僅公二廟忠壯當侯景之乱倡義率兵肅清鄉郡湘東王繹僭檄四方則間道奉表請以兵從卒之賊平而民免于難蓋忠壯之拒景越公之貳隋同一討罪之義也忠壯之奉繹越公之祐唐同一救民之心也

高皇帝考其事而并録之所以扶天常立人極由一州而推之天下使人知撥乱反正之為功其有関于世教大矣豈有私于二公者哉　野記

危太僕素黄殷士悍皆撫之金溪人少同李問至正中危仕至中書參知政事翰林李士承旨黄翰林侍制洪武元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走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梓舁

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危由是不死垂老喪節黄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下救負以出爲歔欷曰君小臣而死社稷耶黄曰斉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还舍置酒殺使家人歌舜爲勸環守至日晏會大将軍徐達下令勝国之臣俱輸告身黄給午取告身若欵輸官者午喜出沽及还求弗得亟往視井黄巳死午買棺以斂僧梓與營葬焉危與黄事始同而終異如此其墓碑皆宋景濂氏爲銘之危初爲礼部尚書晏陳得失自云吾不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元亡史存景濂皆危力也嗚呼危故史官知畏史力能存史然得罪元史深矣元史初成無直筆其乃求君子之議乎若黄乃真死媿斉太史者僧梓極危向如送黄之爲義雖然梓非所書以黄固梓之义也濂作太僕銘寻假借詞死乃过乎後世世焉銘敬士者观之死荣生辱自晉

壞夫　餘冬

南京國子監內號房皆死門限而集夫門匕字冗鈎
太祖謂秀才須出用不宜限隔故門皆去限且怒　詹孟奉書
門字有鈎即以粉塗鈎廸至今粉跡宛然號房以規矩準繩
紀綱法度為序每字二十間北監則以格致誠正齊匕治平
為序蓋各有取義也南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
之名推翰林院三字横列而兵部独死相傳洪武間一夕盜
有掣去之者而莫知所自詰旦具聞
上不之省蓋以示去兵之意至今不敢復揭　鎖綴
陳煥慈谿人洪武初以人才徵至見其美丰姿且年少敏才
旻李歷問時事称
旨即以白衣除上元縣知縣
朝廷每以劇務俾處皆周辦一日脫朝○直諭明早郊

天要汝縣料理燎火万炬退呼各坊長在城不問大小户各要
具一章門廡并香灯迎
駕不備者罰米一石如是夲以稻稭竻芦葦織緝而成却令坊
長捲收為炬夜追半果
旨以取火炬逾万明日○朝廷詰其所置之由備对以其然
朝廷亦笑而称其能　客座新聞

●洪武間有一人蚤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一断橋甲士与
民俱待渡立橋左右揭于○皇墻上
朝廷見之敕教坊司叅究其意來說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官死
法道士十冠官尋法乱軍民立橋边皆过不得後法網稍寛
亦滑稽而諫者　同上

山西平陽有金箔張者尋幻術聞濟源湫水之蹟嘗往視之
默然対水沉思久之曰不过術耳帰以後園鑿一池積水其

中設桟亦能泯物有一老者至道流也不道姓不知何所人揖張曰聞君受術故來探耳張引觀池客笑而不答曰他日請遊蓬寓亦可為樂踰數日道者遣二童子各騎虎至邀張乘虎童撫之始伏至一山長松落落然中有闕標前老人危坐其中見張不起迎張拜始曰老夫不欲涉塵世以二足置他所且使取至張見兩腿兀然別倚壁間其老手取腿自行接及其体始起為礼如常老者謂張曰君後必為術累不若挈家至此同享仙鏡之樂張謝不能致老囑二童往步接來倏忽張家房產之類男女大小皆在前見之大驚戚奉不見止留張在以外荒山中張尋路久之得出就大道數日總得还家故在也問前故答曰本嘗見人來取亦未曾有所往張大服其術後張果為

高皇帝取至南都問汝術何以張答臣術能採蓮為戲瓶中又

能出五色云命為之神中取一鉄瓶書五符拘水同其中用火四炙瓶中初出之如縷漸勃然皆五色弥布殿庭

帝異之又以蓮子撒金水河湏臾蓮花万柄以剪紙作採蓮舡張闔門老少同作舡上採蓮唱吳歌東風汎乜為樂

帝喜大咲忽失所在蓮与舟俱不見但金水如舊耳遂隱去朝廷亦不追 同上

胡日星者

太祖既題扇令遊天下救戳回对妻曰我命當刑必至京後命就死妻慟沮曰数不可逭入見後

朝廷温慰遣回道 蘇都督王兇雲南回就日星云公當封梁國公但七日中兆方公同彼难数也不日玉果如所言得封遂驕同列柔被邪諂兆不䏻憶刑自嘆曰早依胡日星之言不受封戓免此禍

上聞召日晷問曾與王排命來答曰曾言其禍在七日浴衍響
自推求答曰臣命終在今日酉刻亦遂戮之　同上

洪武紀年之後原廣前後人間道不拾遺有見遺鈔于途拾
起一視恐汙踐更寘諸地高潔地直不取也　野記

國初蜀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為所掠
乃偽為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莫知
其為女子也後洪王玠兵掠云南還遇其叔父贖之歸成
都以適尹氏同時洪軍者皆驚異成都人稱為韓貞女者可
配古之木蘭矣　余冬

洪武初商淵之妻以兵而死於義吾友平仲既為之傳而畧
濂又哀之以辭嗃嗃乎自于天下淵也不死其妻矣天下之
大義德兆人之所同也而林安李見之君子從而與之曰節婦
方事之殷軍士之所利者貨貝耳婦女耳一旦奄至于邑而

淵之家骨肉不服頤爲節婦者逃則不脫止則汚辱遂溺而死固其所也兵興以來吾鄉類是者往往有之吳展之妻賈誠之妻俱死于溺姜氏之女童氏之婦張氏之妻若女俱死于例此余所知者一日之間死者數人何其烈哉吳之妻謝賈之妻宋猶曰儒家聞習之有素也若姜氏童氏皆里巷富人非素有聞而積習者猶曰富人知所貴重可也若張氏者家不過編伍業不過牧圉忽聞難其妻死之其二女死其初女方笄又從而死之一家死者四人焉吾以是知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彝倫之在天下不可易死富貴貧賤等生不愛其身死孰計其名死所爲而爲之者也　余冬

高廟嘗指詩議論英發且排朱文公集詩每儒臣進講論語等書必有辯說呼朱熹曰宋家迂闊老儒因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辨曰夷狄禽獸也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

意蓋謂中國雖无君長人亦知礼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着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又講听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辨曰自古聖君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而有臯陶為士師明五刑若當時无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廣君民相衆安得无訟孔子之意蓋謂听人之訟我无異於人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致枉道既斷之後更无寃者宋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无訟也豈不謬哉如此辨者甚多漢唐以來人君能尊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由其天資迈所以不長故常能將許多見識來說　天順日录

洪武間句容張國寶弟國端其园生並帝瓜獻于縣尹

進之朝廷々々薦之宗廟有歌誦傳美于時後張氏兄弟爲同姓者株連于罪皆棄市二首結連其髪正類瓜之並蔕人謂非瑞乃禍兆也國亥子三歳發赤水從軍生四子々生十一子在赤水生子孫一百余人一子佑于四川亦生子孫百余人一子後業南京子孫亦百余人四五百丁又信瓜瓞之徴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誠哉是言也　客座新聞

会稽王冕元章其爲人見宋潜溪所著傳今人間往々有其所畫梅花斷紙尺楮人爭寶之々元章自書所題其上如所謂洗硯池頭樹个々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畱清氣滿乾坤詩有可觀又聞初見太祖高皇帝[illegible]題梅詩曰獵々北風吹倒人乾坤无処不沾塵胡兒凍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

臨安錢宰子孑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

高廟礼徵同諸儒蕭脩尚書金遲孟子節文公退微言曰四鼓鼕

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

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燕罷進諸儒而諭之曰昨日好詩然

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恭悚謝罪未幾皆遣还宰以国

子博士致仕家会稽官業至今不絕宰曾自書門帖曰一門

三進士兩国五封王唐以宗賜勑宋宣和所賜吳越家宝銅

印一片至今藏其家鐵券王像在台部長房

●洪武元年李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

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以五冕太繁今祭

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余祭不用。

洪武改元山西童謡云少做衣裳多做鞋过了年下去南臺

次年太原晉寧皆陷其人多徙于南方　草木子全录

洪武元年八月六日夜建業天鳴如河傾海立乃肆赦丞相李善長言曰凡濫殺者千余人其内三百由我其余皆為汝今天变凡三度宜共戒之　同上

洪武元年御史大夫湯和征福建泛海道進兵遇漁翁兒蓋色操舟就之曰子勿殺人吾指子款攻之路湯曰諾遂指潛兵直抵城下全城降附覘昔之漁翁乃南臺大廟殿師也至今祠之　同上

世有恍惚不可知者三鬼神也神仙也善恶之报應也若神仙者謂之有則平生未之見謂之無則古今所傳奇踪異跡不可勝紀○國初周顛張鉄冠張三丰灼在人耳目顛仙於太祖親立碑于庐山入火不焚入水不濡不可誣也三丰則太宗遣胡忠安旁求者数年又有冷啓敬者傳聞頗不経余不

敢信今見其仙奕畫二十年題識則其事不可謂无也因識之

震澤長語

冷謙字啓敬国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謙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于謙謙曰吾指一所往焉慎勿多取过分許之逕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爍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内庫失金守藏吏以聞引有人姓名曰此必人盜也令所在执其人訊之詞及謙因并逮謙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守者以瓶汲水与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驚曰汝无然吾輩皆坐死矣謙曰无害汝但以瓶徑至○御前

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对曰臣有罪不敢出

止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與左慈事絕相類三
丰所有晝鶴之誣者非謂是邪　同上

●国初江岸善崩土人謂有水獸曰猪婆龍搜抉其下而然適
朝廷訪求其故人以猪為国同姓同音請乃嫁禍于黿
上以黿与元同音益悪之于是下令捕黿大江中黿无大小索
捕治殆尽老黿逃匿者不上灘淺則以炙猪為餌釣之乗力
掣不能起有老漁云此黿四足爬土石為力耳當以甕穿底
头釣緡而下擲罨其頭必用前二足推拒從而併力掣之則
足浮而起矣如其言果然猪婆龍亦四足而長尾有鱗甲疑
即鼉也未知是否鼉之大者能食人是亦可悪然搜抉江
岸非其罪也夫以
高皇之聡明神智人言一迁就禍及死黿如此則朋党獄與之
時人冤死于迁就者可勝言哉　菽園雜記

孤樹裒談卷之一

太祖上之下

洪武已爲掃除群雄天下大定既而元宗室魏王鄭王出兵攻蘭州志謀恢復徐國公達率兵迎戰敗之辛亥蜀川平

上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所少者歷代傳國璽耳得此我爲天子可以万全其二統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

太子不聞音問汝諸將不得安莫向於是命靜海侯 出海道趨遼東曹國公李保兒出北平路抵上都信國公徐達出

大同路趨和林宋國公馮勝出臨洮路攻甘肅期定漠北師行人既久糧運不繼遇值王保保師出爲其騎兵所蹂躪死者十八九餘軍尋隨前后約去四十餘万人 草木子餘录

朝國以兵力取天下大戰惟鄱陽耳死者六万余人城守之

又惟姑蘇耳死者十万余人其余皆同拉朽然戰鄱陽前一歲婺源州同知以事至鄱陽夜分見天星乱落如雨墜湖水中皆有声次年交戰得屍数万符天象也　同上

洪武二年詔孔子春秋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万世為土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祝

聖壽報本之礼不可廢也時修孟子節文并議其配饗唐論之尤力○上皆從其議　一日召講虞書陛坐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

陛下不跪不為踞常諫宮中不宜揭武后畫怍

旨待罪于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畫唐字惟明浙江象山人其論諫於是乎可稱矣　余冬

洪武二年二月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録元雖亡國事當紀載況史紀成敗示懲勸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為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禕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君初抖厚政事簡略与民休息時号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疎闊礼楽无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閒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是其言行亦多可称者今命尔等纂脩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

事毋濫。蓋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監戒七月詔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一統及至正事蹟增脩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闕者俟續采補三年二月詔續修元史時歐陽佑等采摭故元一統以后事實还朝乃命宋濂等總裁儒士趙壎等十四人同纂脩七月續修元史成計五十有三卷紀十志五表二列傳二十六凡前書未脩悉補完之通二百一十二卷翰林学士宋濂等率諸儒以進詔刊行之按儒士張宣等官趙壎朱右朱世濂乙还田里許之史氏成書蓋未有速于此者矣歐陽佑等訪采元統及至正間事蹟如今存葛氏庚申外紀之類恐亦有所未見也　余冬

洪武中徵高僧復見心其師訢笑隱止之曰上死亦死頻煩渠且留殘命吃酸漿後不听后竟被誅瀕死而悔因道訢語上聞遂訢至將殺之訢曰此故偈臣偈本非有他也

上問何出訢曰出大蔵某録在某亟某巻某葉檢視果然擢
之　野記
太祖垂訓立法尚出千古罷丞相分任六卿无偏听独任之
獘此法餘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遺枉甚諫得糾正劾論
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万世无獘矣　双溪雜記
嘗見紀国初事蹟者内載洪武間設有殿閣大学士共戒不
過代草調令然每有犯輒罪黜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
御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
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其每日羣臣奏事面奏取
旨畢各衙門官將奉
旨意批寫本復送科類寫奉到旨意覆奏並有太学士　敢塑
口旨送内批于手本面發書之事至永楽初始建内閣于東
角門内命解縉黄淮胡廣胡儼楊栄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

閣办事尋仕侍講 同上

国初在内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在外設行中書省盖

太祖神聖文武凡事仰斷然其初亦以任相為務嘗与誠意伯

刘基論可為相者基曰大宰相以義理為權衡而已无預為

者也胡惟庸小犢將僨轅而破犁及後胡惟庸為相事敗罷

丞相不設

祖訓首章曰敢有奏請設立丞相者文武羣臣即劾奏本身陵

遲全家處斬大明律云在朝官員交結朋友紊乱朝 政者

皆斬及交結近侍官員符同奏啓或上言大臣德政者皆坐

以斬罪盖鑒古宰相專權結黨濁亂国祚為慮至深遠也同上

国初議郊礼者主分合者各有之久不决

太祖曰非天子不議礼朕决為合祭並壇屋諸制一日悉定

上敬

天無毫末怠以樂生不娶顯潔翔神樂覌居之贍給優裕所轄錢粮不刷卷曰要他事神明底人不要与他計較常膳外復予內若干曰毋使飢寒乱性

郊坛武舞执干盾後易以楮甲兵其上曰為后世防微 野記

国初羣神尚依旧称洪武三年即詔更之城隍神亦始有封爵府為公州為侯縣為伯皆号显佑其制詞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于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礼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于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举之承事惟謹某府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于神者則然神受于天者是不可知也兹以臨御之初

与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牒此府部灵祇所司宜封曰鑑察司民城隍显佑公显則威灵丕著佑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鑒於郡政享茲祀典悠久无疆主者施行洪武二年正月某日 野記

国初官有更制後人鮮知之者漫記一二未尽也曰尚宝大使曰都諫官曰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曰詹事府賛讀曰儒学提举司校理曰侍礼郎曰引進使曰翰林院直学士曰翰林院應奉曰起居注曰左右正言天門待詔閣門使观使侍義司通賛舍人如綵中書曰謝諫院儀礼司及殿御史中丞大夫之属不復具今 同上

国初定黜陟之法用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意今百官歴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满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候考满而陞者多矣是三載陟官之法不守也既行三

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推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況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迴勞費且誤公務往令本處考覈庶為便也方而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后取待朝覲定黜陟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矣　双溪杂記

国初諸司所進表箋皆如往代撰制後

上以其文多犯嫌忌如原本生知与民作等語頗見諸刑書因

命詞臣撰為定文迄今遵之惟書以進而已洪武六年九年嘗禁四六文辞徵撰者以柳宗元代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為式須示又洪武十四年重定進表箋儀其文内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　野記

洪武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实非礼也宜定其式細民有取古聖賢漢唐国实等事為名者

字者亦冝禁止礼部議凡致書于尊者称端肅奉書荅則端肅奉復啟巳者称奉書奉啓上与下称書寄書荅卑幼与尊長云家書敬覆尊長与卑幼云書付某人某名字有天国君臣聖神尭舜禹湯文武周唐晋漢等国号犯者悉更之是月又命考服色所尚礼部奏宜尚赤從之 同上

太祖築京城用石灰山秫粥錮其外時出閲視監掌者以六尺分治

上任意指一處鑿視皆純白色或稍杂泥壤即築巳者于垣中斯舩湯之固也 同上

懿文太子以洪武二十五年夏薨將停羣祀礼部議當如宋制從之 同上

洪武三年二月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以士民所服四帶巾未尽善后制此令士人吏民服之皂隸修人如初所

定以畀其式二十四年五月又諭礼部右侍郎張智等恁礼
部將士民戴的頭巾樣製再申明整理智等奏先為軟帽制度
已嘗欽定而小民往往造破爛不堪紗羅用綵粘裹竹絲漆
布混同造賣有乖礼制請申禁違者論如法○舊傳
太祖召楊維禎至此巾以見○上問何巾对曰四方平定巾
上悅令士庶依其製且用其名或又謂有司初進樣方直其頂
上以手按偃而向后正如民字形遂為定制未知然否 野記
、国初諸司或不由科薦尚得其人便令就帶民服涖政故有
平巾祭酒等称或有过稍輕罰去冠帶此法今猶用之 同上
高祖始造鈔累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為之寤思
之未得曰豈將殺士而為之邪
高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之課即其心肝也
高祖喜曰得之矣因命取太李積課一簿搗而為之果成遂令

歲輸上方今太宰季納課叢簿云給軍衛糊為廢做書給光祿為麵囊造鈔事想行于国初耳鈔法既行

上命○皇太子專重其事時偽造甚币然有得者一驗即知真偽蓋其机識在二印偽者不知　同上

孝慈高皇后嘗幸太學遂賜監生家人漿粉錢後以

孝慈崩諸婦不哭臨除之　同上

詹舍人希原書宮殿公署榜最后寫太學集賢門上字右文稍鉤其末

上曰吾方欲集賢門原欲開門塞吾賢路耶以此殺之　同上

太祖命有司造成均士人肄業深座以独木堅厚曰秀才頑毋敗吾案太學初成

上幸覌怒某处侵費命狸督造部官于監堂下頃成化間有廣士入監潜奠其旁云是厥祖也　同上

太廟國初配享親王十五位有妃者六位共二十一位下叅
等八王妃國初失記南昌王妃王氏附葬鳳陽皇陵而配享
亦无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文王南昌王子也　余冬
國初司天之官猶候氣測景測用八尺之表郭守敬用四十
尺故號精密今並廢矣閙所求候氣者旦夕亦置灰坎中潛
通地隧按時以沸石灰湯洪彼冗灌之湯至而灰飛也　野記
南樹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入地三十六度皆以地尽处之今
南乃入十二度至蘇始十五度不協南之南北之北視此内九州不啻各有三之二海内之小可知然二極如許二十八舍何以只據内九州又豈度之中四際相去亦近此即佛氏所度亦末可又吾里有鄧老宣德中下西洋了言曆數國可又知視二三洸大小次弟一坳与中國不異十柄只如此至予舊以二十八宿只隸内九州者殊非
月下于日如人下于月提北數最野言
郭守敬說古日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外无傷也不
可以語泥者每百年短一分也張熊曰運轉无已天地密移

晦菴之哉　同上

元之授時曆逆之前千載不差而順之四十年巳爽三度大統曆法即用授時特改太陰行度耳　同上

国初官制全論歷俸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滿陞一級從五品又歷俸三年陞一級正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滿陞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洪武二年除斈七十年致仕五品終身自洪熈以后于法漸変盖因四品以上官漸少五品以下官漸多甲官該陞高官无缺不得陞或甲官未該陞高官急缺亦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亦須陞補翰林斈士春坊閣大斈士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虚衘者通政太常卿国子監祭酒及由序班出身陞至鴻臚寺卿醫出身陞至太醫院使寫字出身在内閣書办陞至編修郎中寺官皆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虚衘者皆因該陞而无缺也又有急

缺而无該陞之人則与署職也六部署郎中署員外郎是也然署職之例惟行于六部司屬其余衙門无之如給事中之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書之上俱无五品官五員以此俱无署職国初有御史陞主事者如僉都御史陞侍郎也然侍郎科道官職専講讀弾劾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品以上官缺多乃于科道部屬中論其歷俸年深者不次陞補翰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九年方得陞行人内選補科道中書亦九年得陞各部員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陞八品官最為貧苦此建官之制変而不能久也盖轉迁雖有資序官制則有定員若資序雖當迁轉而官无員缺則但仍旧任不迁中間年深政績卓異者加陞俸給必待有缺方迁補之則黜陟之典額定之員両不悖矣　双溪杂記

国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五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歳

支米八十四石足勿養廉用度后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又后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夫鈔為則每米一石折色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十石京官折捧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故禁貪婪是以難也　同上

高帝令宋李士濂作靈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歸為方孝孺言之須臾酣寢方候夜深猶未醒方料先生不宿明當誤事即為製文書完比朧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方問何故宋曰昨

上命作頌醉甚誤不為今何及矣○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見遲已具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即以文呈宋閱之曰何改為遂懷之入朝

上迎謂濂煩安在宋出進之○上讀之曰非李杜筆也宋又辯
上曰此當勝先生宋叩首謝臣实以賜酒過醉不能成章門生
方泉代為之○上曰此生良勝汝立召見即試一論頃刻立
成○上覽訖復顧宋曰强于過汝即○命面賜緋袍腰帶
猶平巾令往礼部受令宗仰隣之后遣覲為方坐上席岸然
上曰斯人何傲因不留仰為蜀王教授語○懿文曰有一儒上
遣汝今寄在蜀其人則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野記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為元江西行臺侍御史避乱居鎮江
王師克金陵命徐太傅湯信公徇鎮江
上謂徐曰入城為吾訪秦元之吾子欲見意既而得之馳報
上上令朱王以金幣聘之從龍与妻偕來
上至龍湾迎候時○上居甯氏陳家因与陳同處日夕共謀畫
深見采納既而○上祈御史臺從從龍居西門外謀議益密

称為先生而不名每以悉版書訊問苔人不得知也乙巳歲
求还鎮江
上餞之郊外握手為別既卒○上遣督軍江上遂幸其家哭之
慟命營葬厚賻其家　野記
唐元在仕龍虎丁酉我洪武初
高廟將兵下江南駐新安延訪耆老旧而衛國鄧公愈以先生
及風林朱李士元升二人名上○召对称旨有尊酒束帛之
賜　双溪雜記
洪武中造徐中山坊第既成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貞兄弟
薄暮過之問左右曰何以称大功坊对曰兆魏國公賜第也
良乘醉徑擊壞額覺有司以聞明日二吳入朝
上怒問何以壞吾坊对曰臣等与徐達同功今独達賜第表里
且称大功○陛下安乎

上咲曰毋急性未残 令有司即所封地建宅二區 賜之今在江
陰良各前称前府貞君后称后府甚弘麗也　野記
宋祭酒訥剛嚴當其職
高皇殊眷之君臣之契無吴倫○上燕居常思見之不欲数召勞
煩命畫工陰寫其神以来工 瀞處籠慎訥方公服危坐不語
工亟畜以進
上覧之收迄明日訥朝罷
上謂曰昨日 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乎对曰然
上曰何以有怒色訥惶恐对曰適一生献茶踣而碎茶甌臣不
竟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
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何以知之
上出像語其故咲而慰之更賜以茶　同上
吴中自昔繁雄迨銭氏奢靡儆斂困斃及假納土宋人沈其

賦籍於水王方皆更定税法悉令畝出一斗民獲其惠蒙古
礼隳政罷民富而僭汰濫不經其后并益甚
太祖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而更為死守
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暦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税故蘇賦
特重蓋懲一時之弊后且將平之也
洪武三年二月庚午
上問户部天下民孰富産孰優對曰以田賦校之惟浙西多富
室若蘇州一郡民歲輸粮百石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九户五
百至千石者五十六户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户二千石至三
千八百石者一户共計五百五十四户而歲輸至十五万石有奇
上曰富户多豪強故元時以此擾凌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
宜召之来朕將面諭之於是諸郡富民入見諭之云云
首謝復賜酒食遣之

上頓謂宋濂詹同王禕起居注陳敬曰朕諭此輩祗欽勉之爲善耳■曰以最得君師教養之道是年五月戶部奏蘇州逋稅計万余請諭守臣征○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至十三年二月朔遂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粮額旧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三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減徵三斗五升以下仍旧其后復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俱以田產詭托親隣佃僕謂之鐵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　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

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粮多寡定爲幾區區設粮長四人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量度之而其田之

方員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冊冊二十年二月浙江布政司及蘇州等府縣冊成上進自是以爲起賦然視他邦不免偏重周文襄掐如況侯伯律撫守於茲皆嘗請免得除永税数十万而猶未大均其宕朝免持命掌邦計者不敢擅議以迄于今 野記

洪武中朝命開燕支河時況煥文往役匕皆受死煥文獨生伺江滿將歸失去路引分必死死爲謀其督工百户 某者 囑

主上神聖吾當引汝面奏脫有生理煥文洪之百户爲口奏

上曰既失去罷煥文扣頭辭訖方退

上忽呼回頭之曰晉你憤憬也似个本分人可賞鈔二十貫煥文受賜謝恩而歸鄉里莫不驚羨 同上

洪武三年礼部尚書崔亮請定

仁祖陵號既得又請下太常行祭告礼太常博士孫吾与奏以

為山陵之制莫備于漢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將作即營地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帝起霸陵敬以北山石為椁時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祭告之禮乎又唐太宗昭陵之号定於葬長孫皇后時武后合葬乾陵其号定於高宗初葬之日其時帝后之陵初未有兩号其於祭告之禮決无有也蓋廟号與陵号不同廟号是為大行之号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冊謚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号則启之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号亮敢行祭告臣竊以為非宜亮曰加以陵号帰繫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欽曾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緣人情加先帝陵号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為告之是於是廷議皆是亮遂命侯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

告礼　余冬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凡三十四人公六人曰李善長韓国徐達魏国常茂鄭国李文忠曹国馮勝宋国鄧愈衛国侯二十八人曰湯和中山唐勝宗延安陸仲亨吉安周德興江夏華雲龍淮安顧時濟寧耿炳文長興陳德臨江郭子興鞏昌王志六安鄭遇春滎陽費聚平涼吳良江陰吳禎靖海趙庸南雄廖永忠德慶俞通源南安華高廣德楊璟營陽康鐸蘄春朱亮祖永嘉傅友德潁川胡美豫章韓政東平黃彬宜春曹良臣宣寧梅思祖汝南陸聚河南先是受封而已沒者六人曰馮国用郢国公常遇春鄂国公耿君用長興侯廖永安楚国公俞通海虢国公沐英西平侯及后十七年又定功臣次第与前稍異功高望重連歳曾總兵者八人曰魏国公徐達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馮勝衛国公鄧愈信国公湯和長興侯耿炳文江陰侯吳良西平侯沐英專簿書而听所指示者一人韓国公李善長以義氣而封者三人曰

營陽鄭遇春六安侯王志原平涼侯費聚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燃然之名而論川封者十九人江夏侯周德興鞏昌侯郭子興南雄侯趙庸安慶侯仇成崇山侯李新南安侯俞通源永平侯謝成鳳翔侯張尤靖海侯吳貞東騰侯汪興祖普定侯陳桓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德慶侯廖永忠臨江侯陳德濟寧侯顧時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建功者十五人曰穎國公傅友德涼國公藍玉靖寧侯葉升全寧侯張溫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景川侯曹震懷遠侯曹興雄武侯周武安陸侯吳復宣德侯金朝興永成侯成叔作侯作薛顯東川侯胡海鶴慶侯張翼永嘉侯朱亮祖因武功而封者四人曰開國公常昇靳春侯康鐸金寧侯孫恪自勑陳敕又作西涼侯濮玢持兵沒困于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衆帰者七人曰東平侯韓政宣寧侯曹良榮陽侯楊璟河南侯

陸聚汝南侯梅思祖宜春侯黄彬豫章侯胡美坂併共五十
七人后於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以肅清逆黨至命刑部尚
書楊靖備条乱臣情詞播告天下
上口詔幾四千言其始巳前代君臣相負者可為哀傷憤恨因
推開国元勲之名起於湯武之后非因推譲而有故光舜禹
无之次述受命之由輔王之功至於偃華夏之兵奠安鬼神
叅天地民于大地以至武則摧堅抗順卧雪眠霜袵金革而
死若中山開平等文則剸繁治劇无缺公用輯和将士无有
怨嗟若李韓公前後封以五等而善長心謀不軌當比胡陳
其弟李四告变善長不言既貸其族誅之罪至二十三年京
民為逆僇其伴以半迁之化外善長復情弁其黨数人於是
始正其辟而脩述前后功臣為逆之由以見非不能保全功
臣而害旧人也自洪武十三年四月前後胡黨事竟内有謀

逆不仁者濟寧侯顧時等一十四人亂宮者豫章侯吳美延
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亨二人以元符所馳馹降咎代縣捕屢期年不獲責禦之復爵遂及吉
安侯自十七歲為亂兵所掠衣食不給父毋兄弟俱死潛怨草莽手持一把粟麥升許見朕、、日從行手日從自從至今
三十九年前二十一年无事自洪武六年至二十一年支巳十八年兆家奴所覓朕賜不知但見其居貴位而无羅和之
色默々然各帶憂容令既事竟乃知前日之態果有意焉臨江侯陳德為征個匿頭西而有餞死害贑千言
之而怒遂反平涼侯費聚為倚往始蘇亦軍民之宗居毋便軍援特令軍匝成而居便于守禦于是芊相
侯隨胡陳之計奏奈居者胡也及其清軍民之壯又奏平涼傷民平其奏恕无用而晋責之遂反小淮安侯
華中巳死不知其反之由六安侯王志原巳死不知其反之由營陽侯楊璟先于寫陽
太平浙江口芽國梁州化五次敗兵不下数万未嘗責之至次瞿塘又脂軍五千余関犹不下責而后怒遂反為責反亦
反矣永嘉侯朱亮祖本元之又孫江東宰韶宠祖等十余權首渡江東為姑溪之民害之遣洪兵浪亮相
意在且浮浣容往々遣人詰軍門詳假勢火得從容兵師陪宣成威鎮部縣又我而自為数遣將累捕被北軍死者前后
七千余后朕往拔事国而獲之楣日前日反今日如何奈則殺矣存則捐驛以報由是鞭三五而又其枝存之果朕累
善戰而致封侯本祖鹵之傍為誰所惑今与之反耳其由不失汝南侯楊思祖本元又旅反元而逆亂逐

總兵康〻临木兒陸其從張九四反張九四来
我朝又造反身虫病故奴於祇弟姪子保但存
欠
宜春侯黄彬
為胡陳于朝廷
无欠
韓國公李善長
鳴叫走草
所在善長勢家稍霍門其晚敢時善長年四十
祠曰吾見謀雅或数月蠱察祭其所以皆文吏
於乱雄之机或財皆成吾行耶將之浮火公死
善長去並問月子自相切于夜者责任在為義
發端而後行此其所以年巳被得於二卜八年
命是從何书不成術有皆若是此何共深执天
实有若是之為居上公应天逝而果門門者冊
初被閉人賦入明知不巳將共小婦并二予官
婦刑死本人賜以自發人七家姓氏但沒尽

父及弟数人從利大保奔刘太保而帰我被張九四凌壆其弟教人令在
事竟於家帰女耳
河南侯陸聚
為胡陳所誘于朝廷礼无
所廣无父
宣德侯金朝典
群為都督州為胡陳所誘于割廷
菁長初為吏當虫雄罪沸財挚家無莽頭命之不暇下发往而无方及朕
備伏告日有天相有日矣賊与語见朕二十七諸枉之契后慮其交与之
或教旬或期歲虚余其虫疊其察亦之所為何也多譬少実生事害民莽
酒色或左右报但撿下故耳令耳与我言待拔自知諸掌籌書如已誓后
從丞于城席業務欺不莽合行之華長承坏深密諸之並不為言並何朕
奸深也初不加擂令事奄于二十九矣盡几待僕發而不巳是否善悉雄
过失端原在我発不在彼二十八乞地神明照那其長路豈偶然执实有
以豫諦了又
侯是美
本女入宮貴居妃位本人二火入乱言禁
可次行賊入且洪人末冤之光閉人中將仁二任余三戒十七年事竟子
者都將江
人王讓楊晶陳方亮
三人交也皆為

胡陳所誘於火忠於忠號並另二人先在寧夏任指揮職聽
朝廷死乳於耿忠於劫胡陳之命將固軍封績追送鎮守衙
地中適浪潮息傳令大軍兜攻到
昔獲績旁因所以僧久情勝路　野記

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与
鄱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
太祖嘗召儒臣俾士致仕錢宰等諭以故正是書之意命翰林
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
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会選命
礼部刊行天下然今是書世竟絕行蓋永樂中翰刊五經大
全書經一依蔡傳士子專業以為科舉蔡說之外遂不復有
所考故也　余冬

太祖皇帝定金陵之丙午年令曰余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
軍国之費科徵于民效順輸賦固爲可喜然竭力畝畝所出
有限而取之过重必甚憫焉數因民間造酒靡費米麦故行

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為傾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
欲過其流不可也而今農民今後无得種糯米以塞造酒之
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万民
之富貴也及后酤禁開故至今不行 同上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宋皆為宦者敗蠹不可拯
救未嘗不為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人勤苦如
呂強張承業之臣豈得无之但開国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
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
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
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乱豈可得乎三年十月丁巳朝
退有二內使乹鞋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鞋雖微皆出自民力民脂為此旦夕可成汝何
不愛惜乃暴殄如此令左右杖之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

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為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為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洪武四年中書省臣奏議宦官月俸宜量給米三石初宦者為燕官月支米九斗中書誤今既為官

上曰內使飲食衣於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之但月支廩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也五年定宦官禁令凡內使於宮城門內相罵詈先發而理屈者笞五十后罵而理直者不罪其不服本管鈐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監官杖七十　內使等于宮城內鬬毆先開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后應理直而傷者笞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門監官者杖一百傷各加

一年其內使年有必怀恐逆出不道之言凌遲處死有知情而容隱者同罪知其事而不首者斬首者賞銀三百兩十年有內使以文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遣还鄉終身不齒諭羣臣曰自古聖明之君凡有謀必与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于己未聞近習嬖幸得与謀者况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声音咲皃日接耳目小善小信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褻狎忍其休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知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足附乱者衆矣朕常以為鑒戒故立法寺人不过備奉洒掃不許干与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十七年勅内官毋与外事諸司毋与内官監文移往來　余冬

高皇嚴朽索之忘忽又勝後露坐禁苑玩察天象有時達旦

不安寢の上長於推測下天星亡不洞然也　野記

高皇聖孝恪儀以尚書洪範和惟天陰騭下民一節察沈註
誤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乎谷誠与董仍以朱蔡新說对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少置步覽焉司循儒生所說因命礼
部試右侍郎張智与学士劉三吾等改正為書傳会選刊示
天下李子曰凡前先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為主考其天文一
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矣
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目不能見其行于列宿之間
其太陰与五星昭然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
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一四一文許尽一夜則太陰过而
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陽过東則其右旋明矣
夫左旋者隨天体也右旋者附天体也必如五星右旋為順
行左旋為逆行其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若如蔡氏

之說則逆行焉而順行必豈理也哉若不革正有誤方來今
后齊尚書者天文一節當依宋氏詩傳日月之交註文爲是
又如湯誥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氏俱以天言
不知陰騭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蓋天陰騭
下民者和風雨霜露均調四時五谷結實立烝民之命此天
之陰騭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明五刑以弼教保
護和治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如或蔡
氏之說則相協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臣但安安自若奉天
勤民之政略不相与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后
當依此說　非記

太祖微行至三山街一媪門有木榻假坐移時問媪何許人
对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何如媪曰大
大明皇帝起手时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

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又問其姓而去翌日語朝臣曰張士誠
於蘇人初无深仁厚德昨見一老婦深感其恩蓋蘇民忠厚
想京師百姓千万死此一婦也迨洪武二十四年以后取富
民占実京師多用蘇人蓋亦以此　同上

肉滯官伐非可私糴昔者亦有述焉因窮販乐聞也今列大
駕梗槩○殿内左右扇三重内双龍扇二十外素扇二十二
又外素扇二十殿門左右黄曲蓋繖二次左金交椅一右金
脚踏一次左金盆一右金罐一此外爲丹陛左右伏三重内
双龍扇二十次单龍扇二十外金節六次鑾節二十六次領
頭二又外左朱雀旗一右玄武旗一次骨朶六次金鉞六次
金灯六次臥瓜六次立瓜六次仪刀六次梧杖六次班劍六
次龍戟六次单戟六次左青龍旗一右白虎旗一次領頭二
中道左右双龍扇内紅花繖二次黄蓋繖二次紅方繖二单

雉扇內設大樂之所此外為丹墀左右仗三重內黃蓋繖二次紅綉繖二次紅花蓋繖二次紅曲蓋繖二次紅花繖二次紅曲蓋繖二次紅方繖二次紫方繖四次雉扇十次紅扇十六外羽葆幢十次豹尾四次龍頭竿十次信幡十次傳教幡十次告止幡十次降引幡十次黃麾二又外戟氅二十次戈氅二十儀鍠二十此三重皆有領頭各二中道右黃蓋繖內馬兀一雉扇四右為玉輅玉輅前為步輦大輅前為硃紅輦戟氅外左右誕馬二十四此繖扇以下左右鳴鞭各二馴象各三此立仗之儀也其出行鹵簿大略同前而陳列稍引而長之最上一重稍前二重數稍減殺而左右先列黃麾二次朱雀玄武旗次五繖中黼繖前左紅銷金繖前右黑銷金繖后左青銷金繖右白銷金繖次左兀子一右鞍籠一次中為從馬一次中為板轎中次為步輦次中為硃紅輦次中為大輅

最前為玉輅白象馬前皆列行排玉輅前左右為誕馬而刀鎗弓矢之備未及詳陳若旂之叙及序列略志之最后左右為旂門二次左為熊右為羆或曰亦熊次左天鳶右天麟次左天鹿右天馬次為門次左青龍右白虎次為門次左淮右濟次左江右河次左西岳右北岳次左東岳右南岳次左參右軫次左觜右翼次左畢右張次左昴右星次左胃右柳次左婁右鬼次左奎右井次左箕右壁次左尾右室次左心右危次左房右虛次左氐右女次左亢右牛次左角右斗次左火右水次左木右金次左雷右雨次左風右雲次左日右月次左右黃旗四十左右白纛二次門二其中左右箕壁之際為旄旂十二而居中之旂最為變[illegible]之際為豹尾江河之際為元武參軫之際為北斗奎井之際為中岳角斗之際為江纓纛旄旂之前為土又為前黑纛最前旂門中為朱雀

〇旧傳東夷諸国來乞賜書及賜惟易不能達凡数四每有之舟輒溺或曰令人誦記去人亦不達未察信否

孫圃裒談卷之一終